

圣杯与剑^{*}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节选)

[美]理安·艾斯勒著,程志民译

在霍梅尼的新“道德”秩序中,不仅纵容而且实际上命令暴力扣押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并把伊朗投入反伊拉克的“圣战”中,任何不服从现有政权的人都被宣布为反伊斯兰的罪犯,可以处以监禁、拷打,甚至死刑。既不允许言论自由,也不允许出版自由。任何建立反对党的企图都被污蔑为异端。^① 而且在1983年,10名巴哈教派妇女,包括伊朗第一位物理学家、一位音乐会女钢琴家、一位护士和三位十几岁的女大学生,因信仰男女平等和组织妇女而获罪,并被公开处死。^②

总之,那些总是把强人统治重新强加重新强加在妇女和男人头上的人认为,所谓的妇女问题——例如合法的优生自由和平等权——是小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下右派的行为——从美国新右派到他们在西方和东方的宗教副本——就可以发现,对他们来说,使妇女退回到她们传统的服从地位是一个最优先考虑的问题。^③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献身于这些理想——如进步、平等与和平——的人仍然看不到“妇女问题”与所要达到的进步的目标之间的联系。对于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从中间派到左派的其他人来说,妇女解放是一个次要的或表面的问题——即便涉及这个问题,也要在我们这个地球所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解决之后。

* 原载[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① 布伦纳:《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国梦》。

② 《妇女国际网络新闻》,第9期(1983年秋),第42页。这些信奉男女平等的妇女并不是因她们的信仰而被处死的第一批巴哈派教徒。塔希里——建立巴哈教派信仰的巴伯的最初信徒之一——在赴死刑时宣称:“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杀死我,但你们无法阻止妇女的解放。”(引自约翰·赫德尔斯顿:《地球只是一个国家》,伦敦,巴哈出版信托公司1976年版,第154页)

③ 艾斯勒和洛耶的《开创自由》将深入考察这个问题。